

“中国古代的皇室，拥有自己的江宁织造府，织造的技法和手艺精湛程度以及体量是任何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。只是我们的传统工艺，没有得到及时的革新，中国新的消费升级也是这几年才发展出来的，我们的品位和需求出现了断层。而当下，我们正在各个层面上，例如刺绣、编织、竹编等中国传统工艺实现全面复兴，让我们重拾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。我很想尽我所能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”

与设计的不解之缘

苏绣世家的背景，是不是影响了她的职业选择？然而，早些年的求学经历中，母亲是强烈反对她学设计的。总是伏案工作，同时又异常琐碎。母亲被刺绣框定了一辈子，反而并不想女儿也步她的后尘。

母亲执拗地为她选择了另外一条发展路径，送她去学习古典芭蕾，希望今后女儿可以为人师表。在母亲的敦促下，兰玉学了10年的古典芭蕾。上大学之前，兰玉放弃了舞蹈专业。她很清楚舞蹈艺术也是独木舟，想突出重围成为佼佼者不易。内心深处，兰玉更崇尚宋代文人的生活。

跨界的知识储备，反而在多年以后塑造了兰玉独特的设计方式。音乐和舞蹈，更讲究节奏感，而在设计界面，依然也讲究节奏。它让兰玉更懂得衔接的重要性，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转换，亦如设计中身体线条一拍一节的衔接，依然需要行云流水。这就等同于设计师用画笔在身体上舞蹈，节奏感极为重要。

2017年9月，兰玉跨界携手2017世界知名城市“南京周”纽约站，以南京秦淮河、夫子庙为灵感，打造限定单品，融合了秦淮风情、南京云锦、金箔工艺的10件“秦淮河”主题时装，成为纽约时装周秀场一抹典雅精致的东方风情。

其中一件作品，采用《红楼梦》里中国传统的肚兜和项圈设计，后身露背，腰间是金色的花蕊。这件礼服灵感来源于杜牧的诗：“烟笼寒水月笼沙”，描绘了秦淮河上的烟波缥缈。整个礼服的颜色呈现紫灰色的渐变，是兰玉亲自镀色手染。成色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只是用诗意的感受去呈现设计主体，而礼服腰间的金色，是用金箔制成的，也是南京非遗

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兰玉独特的设计灵感，加之后来维密天使何穗在某活动上的穿着演绎，这件礼服在时装圈刷屏，进了微博热搜榜前三。这也是第一次一件衣服登上了微博热搜榜。这几种配色，其实完全不搭，而是因为南京这座城市的整体色调，反而

才，而另外99.99%的人都是生意人。虽然你怀有设计的梦想，但你不是天才。你不能单纯用你的思想去卖钱，所以只能做生意。”兰玉当下心领神会，不再为此而感到纠结，也知道以后该如何回答类似的询问。“这恰恰是一个人了解自己最好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是谁，这一点太重要了。”

传承文脉的使命

每年九、十月份，兰玉都会去西藏，去贵州，去了解当地文化和手工艺。也会在唐卡的配色中，借鉴设计灵感。“这些手艺人用画笔勾勒了虔诚的信仰，他们的创作体系和苏绣很不一样，唐卡的手艺人画笔里描摹的是信仰，而苏绣绣娘的针线里的却是人间俗世。”

绣娘们平时除了需要修炼刺绣的手艺之外，也会练练毛笔字。兰玉说，刺绣需要运气，而练字和吐纳有很大的关系。刺绣亦如练字，也讲究吐纳的气韵。屏住气息，全神贯注和刺绣进行交流时，作品呈现的张力则完全不同。因为年龄资历不同，织法上一些绣娘的手艺可能未必精湛，但是作品一定是有着灵气在的，刺绣画面栩栩如生，就感觉那鸟儿要从衣服上跳出来一般。

其实，就苏绣而言，兰玉很清楚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差别：“母亲算是家族里可以考证的苏绣第四代传人，但是我不能叫作第五代传人。”CCTV拍摄纪录片《家传》时，曾在母亲的绣坊里拍摄了很久，兰玉问母亲：“为什么我就是绣不出来你所呈现的样子？”从技法上，兰玉也会一百多种针法，上大三的时候，还师从过“京绣”传人。从某种角度上说，她绣出来的花儿和蝴蝶也很生动精巧。但是怎么看，都没有母亲绣的有灵气。

当时，母亲是这样回答她的：“因为你根本没有沉下心来。”所以，一直到现在，母亲都没有把苏绣传给兰玉，她还不够不上第五代传人的资格。还记得2014年，母亲在巴黎大皇宫做完苏绣艺术展，两个人坐在大皇宫门前，母亲闭着嘴，什么话都没说，但眼中却噙着泪花。兰玉很能理解母亲的心情，那种百感交集无法用言语去表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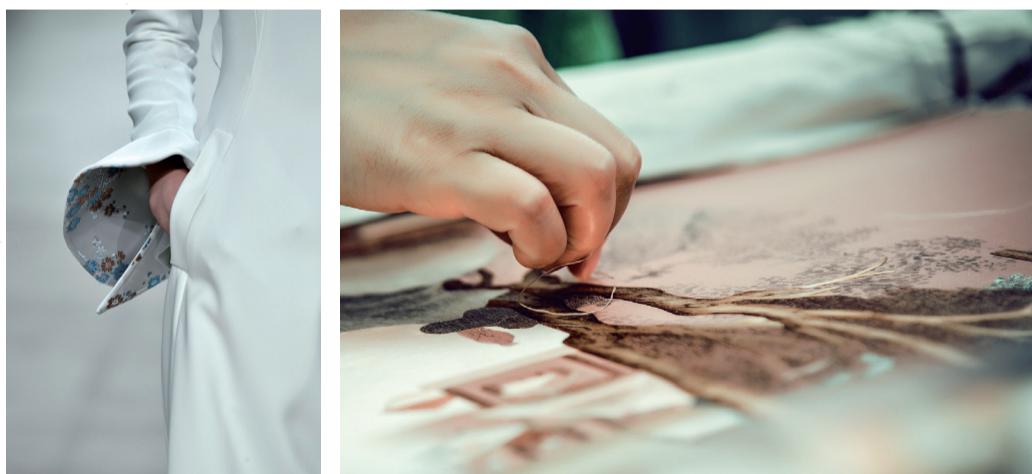
兰玉认为，作为一位女性，尤其是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，你最重要的责任不光是要把美的东西卖掉赚钱，你还要去帮助那些和你一样的人。这两年，兰玉一直筹划要在山村里建造女童学校，来为山村女童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，学校还教授手工刺绣，让她们拥有一技之长，让她们获得就业机会。

兰玉说：“人的幸福感一定来自于付出，而不是获得。人生中，除了赚钱之外，还有很多责任。当你去为社会做贡献时，并不需要是‘首富’。你先去爱那些你能够爱的人，帮助那些你一伸手就能帮助到的人。你应该欣然接受上天的安排，扮演好你的角色。”



跳出了一件服饰的审美。

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有人好奇去问兰玉，你究竟是一个企业家，还是一个设计师？她自己也很纠结。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义自己，当然对于初衷而言，她更想单纯做一名设计师，但是对于企业而言，她被推到了“企业家”的位置上，就要对所有员工负责。前些日子，在纽约时装周上，兰玉特地请教了全美排名第一的帕森斯设计学院前院长Simon Collins，他的回答很精辟：“其实，在时装设计领域，只有0.01%的人是天



Q 生活周刊 × 兰玉

Q：当时你设计的婚纱已经很有名了，为何还会去参加国际时装周？

A：2013年准备进军国外的时候，也有人问我，为什么要走出去？去国外意味着需要更大的投入，花更多的钱，但不一定会有更大的收益。搞不好你就玩砸了。当时，我的回答出自我的真心：时装也是一个江湖，你是想在一个小圈子里玩，还是去武林大会上玩？在我看来，法国高定周就是武林大会，去那里我可以学得更多，你的对手也不一样。在那里，面对的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设计师。这种自我价值感，不是金钱所能给到的。

Q：你身兼了众多角色，企业家、设计师、母亲苏绣文化传承的经纪人、收藏家，同时还在乡村建女童学校，做公益、参加演讲，成为社会活动家；而在自己的小家里，你是女儿，是妻子，还是拥有一个女儿的年轻妈妈。你如何权衡这些身份的转换？

A：这就涉及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点，你人生的主线是什么？我们女性更愿意把这条主线形容成一种你所喜欢的感觉：就是你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对男性而言，这条主线更多是说他的价值观或世界观，是他的终极梦想。而你人生的主线，最终决定了你的选择。这就回到我对未来梦想的设定上。其实，目前以我企业的大小，我的年龄阅历，是不该这么早就跳出来承担这些社会角色的，包括每年抽出大量时间去各地考察中国的非遗手工艺，深入山村兴建女童学校等等。对我来说，确实有点早了，我还太年轻了。也许，更多的原因是我们的梦想不一样。我其实更愿意成为像奥黛丽·赫本或者特蕾莎修女这样的人。我希望人生的线条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未来，我希望我做的事业，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希望的。我觉得女性所理解的美好世界，就是我们能帮助到身边的人。男性企业家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改变，而女性企业家则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温暖和爱。

